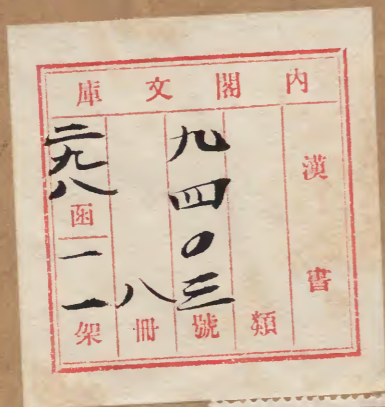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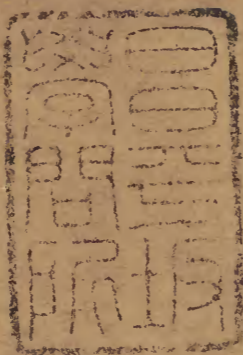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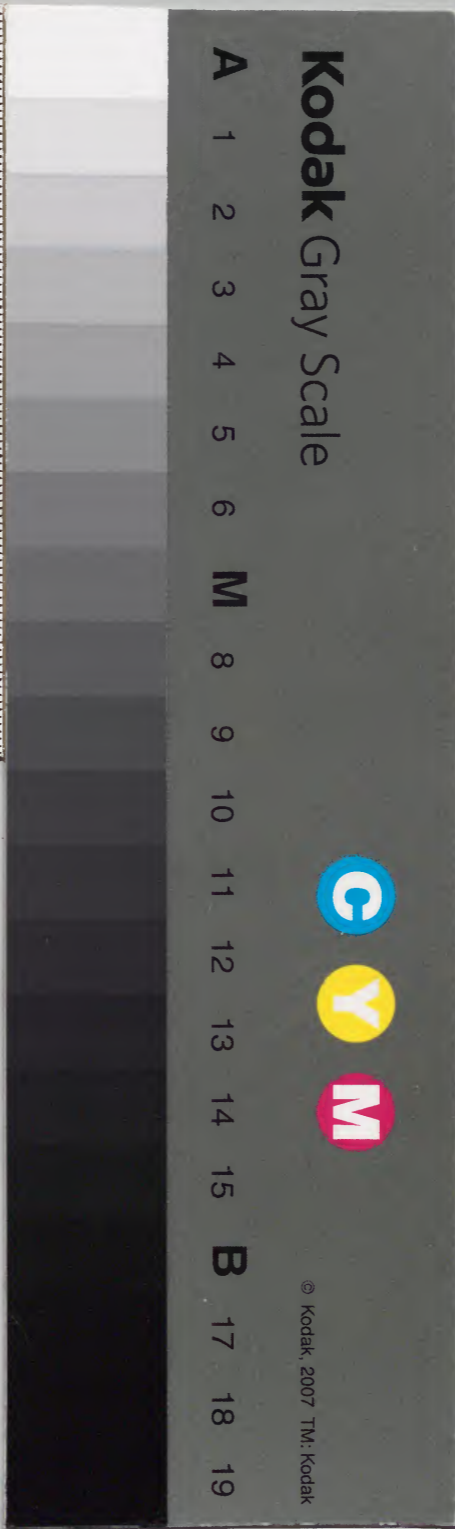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發明



內閣文庫	
番號漢	9403
冊數	8 ( 8 )
函號	298 198

十三四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十三

淺草文庫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吳章蔚園甫

同里

陳石麟孔抱甫

閱正

辨異端

平巖葉氏曰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  
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  
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愚按正學既明則異端不  
可以不辨不辨則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  
猛獸之災辨則可以熄邪說而正人心士君子生  
於斯世以扶正道為己任者宜辨之弗明弗措也  
蓋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其始不過毫釐  
之差其終奚啻千里之謬熊澗川先生曰吾儒存

的是一點天真異端存的是一種妄念吾儒養的  
是一團義理異端養的是一箇精魂或明畔吾道  
顯與為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豈可不與之淡  
辨而縱其惑世誣民哉况乎佛老之學彌近理而  
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彌近理者託乎理大亂  
真者全是欲將戒慎恐懼之心漸滅殆盡苟非物  
格知至理明義精者安能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故君子做居敬窮理工夫既久則視異端妖妄之  
說陷溺人心真是正路之秦蕪聖門之閉塞必關  
之而後可以入道也朱子曰邪說惑衆人人得而  
攻之不必聖賢猶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不必士師故此卷所輯九先生之語詞嚴義  
正辨之極力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學者宜深體焉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楊氏為我疑於義

一本作疑於仁

墨氏兼愛疑於仁

一本作疑

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

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

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此辨別楊墨申韓佛老之害而佛老為害尤甚也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載然弗卹故其迹  
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揚朱但知愛身而不知  
致身之義故無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  
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  
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子孟子闢楊墨斥其無  
父無君比之禽獸為其惑世之甚也若申不害韓  
非皆以刑名法術干諸侯取爵祿不過為功利謀  
耳淺陋易見不足闕也至於佛老之學其害更甚  
於楊墨者以其言彌近理而大亂真也老氏言道  
德以虛無玄妙為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適  
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以寂靜空豁為心性而

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適足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柰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佛氏寂靜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掃盡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又非楊墨之比楊墨經孟子闢之而遂息佛老經諸儒闢之而不息者以人心陷溺於其言者深所以害聖人之

道為尤甚也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

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師是子張名商是子夏名

此言學術流於異端由於起手之差也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子張之過於中子夏之不及其未遂至於楊墨可畏也胡敬齋先生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救處下手處又怕偏將來偏到底故程子教人讀大學云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又教人讀中庸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學者果能依朱子讀此二書則必不差於異端虛無寂滅之教且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矣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

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

此言率性之道即在人倫日用之間事物當行之理故言無適而非道所當操存省察不可有須臾之離君子所以無適莫惟義之與比順天理而盡人倫也彼釋氏之學以人倫為幻迹以人身為幻身不察事理之當然而欲一切斷除掃滅之則是逆天理而滅人倫安得謂之悟道乎雖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非矣且人惟患不能直內耳內直則外必方未有體而無用者既無義以方外又安有敬以直內乎敬則中有主矣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此所以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道則不然程子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非道矣

釋氏本怖生死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

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以上明道語錄

此言釋氏畏死學道出家獨善皆是利己之私意也夫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烏有死而復生為輪迴之理吾儒視生死如旦暮但盡其道順受之而已釋氏畏死并願不生別有一物在杳冥中不生不滅可以超脫輪迴之苦此不知死生之說者也豈是公道乃專務上達而不肯下學要之下學既無

矣其上達又安有乎道理原是徹上徹下今不相連屬有間斷則不是道也彼所謂識心見性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原不同孟子之盡心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釋氏但見得自家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為心性不過恍惚之間畧見得心性影子未曾見得裏面許多道理即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心性影子故釋氏說心只說得一箇精魂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曾識得性命之正也若識得性命之正則知道在人倫庶物家庭中有所出多道修行則於三綱五常道理皆廢絕矣安能獨善其身乎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福田等說乃釋氏設此以誑怖愚俗勸人為善非真有天堂地獄之事也故明道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不但人不可化且相率而為偽者矣害莫大焉所以吾儒之道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與彼出家獨善之說正相反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  
 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  
 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  
 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  
 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此言釋氏之說易惑人初學之士當屏遠之也按  
 釋氏之說近理儘有微妙處聳動得人達摩西來  
 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六  
 祖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高明

好新異者多為所惑故程子曰直須如淫聲  
 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雖以領子之  
 賢孔子告以四代禮樂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  
 蓋以佞人巧言令色洵可畏也於已亦甚危也若  
 於吾道信之篤能辨其是非得失則視其近理之  
 言如冰炭之不相合不必言常戒亦不能亂我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  
 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  
 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  
 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此言釋氏妄生私見思欲脫離生死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理本無事也按萬物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但物得氣之偏塞而不能推耳惟人為萬物之靈能知其理推而行之不知軀殼上起見則此心渾然天理真快活也釋氏不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知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於自己身上妄生私見以耳目鼻舌身意為幻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幻塵謂幻塵滅則幻根滅幻根滅則幻心亦滅遂欲盡去根塵使心源如枯木死灰夫此心虛靈洞徹萬理具備如何絕滅

得故程子曰沒有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本是愛身然不窮理不知所以愛身之道釋氏又畏死又不知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反以此身為幻假而厭惡之別尋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此皆自私自利之妄見也故程子以負販之蟲越多越重為喻又以抱石投河為喻人若識得萬物一體之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克去有我之私則此心澄然無事矣何根塵之足累我乎

又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此言儒者養生以順理窒慾為切要而不用導氣之術也養生家有導氣之術欲求長生不死乃竊造化之機逆天理以偷生君子不貴也故或以此問先生而先生答之皆順天理過人欲之事人能如此則心氣和順身體康寧何必為導氣之巧術乎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葉平巖日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愚謂首卷詳解太極圖說則所謂形而上者太極也人能明得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則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之理俱了然矣佛氏一切不識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甚矣佛說之妄誕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

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此言佛學只且於迹上考之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分爲兩截若折衷於程子只於迹上斷定則甚省易此乃伊川先生之言也按明道先生亦有是說禪客論傳燈錄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先生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或人見明道先生不好佛語謂先生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先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由是觀之二程先生以迹斷定真辨

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此言神僊之術雖能延年聖賢弗為也胡敬齋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今程子謂保形鍊氣以求延年如火置之密室難過亦有此理

然非盜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愚謂雖盜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羅整菴曰神僊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為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

恁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外書

此言佛說似是非本領不是一齊差也朱子答與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勇道先生所謂句句同義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或問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陳清瀾先生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

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  
 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  
 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  
 青翠竹莫匪真如種種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為  
 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  
 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般言萬  
 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王  
 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  
 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擯而養棘相似也一棒  
 一條痕一擷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  
 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  
 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  
 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  
 不可不熟察而淡省矣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之一作用

及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  
 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  
 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  
 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  
 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  
 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此言釋氏不知天命而極言其失也高景逸曰釋  
 氏之失一言以蔽之曰不能窮理而已聖人窮理  
 盡性故能範圍天地之化範圍猶裁成也天用即  
 化育也釋氏於天性妄意之而已故不能範圍天  
 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以區區之見  
 窺測也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

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間其用尚有所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謂天地為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中也不知人世所從來視之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天理之當然即天性也釋氏不知而塵芥焉夢幻焉豈非妄意天性者乎其不能範圍天用宜矣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此言異端以有者為幻妄以無者為玄妙析有無而二之陋見也高景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南軒張氏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一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旌常銘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形而下行

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而為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

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

竟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

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

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

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

晝夜通陰陽則知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  
 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  
 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  
 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  
 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  
 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  
 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  
 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

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此言浮圖一切不知由於未嘗格物窮理故其言  
 誕妄也高景逸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  
 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  
 所謂天彼則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為變彼則謂之  
 輪迴似是而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天德則以  
 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脫生死輪轉即此  
 幾本要歸尚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  
 其文讀其書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遍  
 庶幾知崇正學而可與明道○徐德夫曰氣有聚  
 散氣散為鬼非既散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也佛氏  
 以覺為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為鬼重復受生  
 輪迴循環遂指為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氣聚為  
 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氏指四大為假合是不  
 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

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所以然者蓋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孔子孟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而佛氏直認太虛為道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是以一切人事盡為墮落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人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朱子曰精氣也耳目之精為鬼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鬼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精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易所謂變是有變為無今佛氏即以變為輪迴此所以不知鬼也孔子孟所謂天彼所謂道二句正佛氏受病根源處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實理通乎晝夜而知知鬼神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所以範圍天地之化氏不知死生之故直謂得道可免死生謂之悟道可乎蓋聖人以天為道所從出以道為日用事物

當然之理故窮理盡性然後可以至命下學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虛即道故謂一切有為皆是幻化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為吾道之賊豈可勝歎精者察於是非之故一若守其本心之正愚謂學者崇正闢邪必如張子之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方可與之較是非計得失有志於維持世教者宜盡心焉

晦菴先生曰佛老之學不待淡辨而明只是廢三綱

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此朱子於迹上斷定以見其罪大也愚思三綱五常之所以廢即從佛老清淨不為夫婦起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

地而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曹月川曰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也自今而後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不但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耶此朱子所以說只是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也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此造化生生之理也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此朱子所以說必無是理也

答李伯謙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

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此言釋氏要求真性常在卽是自私自利之心也夫天命之性乃萬物之所公共者非有我之所能私釋氏乃欲私爲已有謂身雖死而真性不滅則其所謂性者非天命之性可知矣故朱子斷其爲

自私自利  
洵不誣也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也

此言人鬼生死原無二理不必言兼也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何必言兼耶朱子曰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

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此言不知陰陽往來屈伸之理不知鬼神之情狀妄言禍福故妖誕譎詭之說競起而人鬼始亂錢啓新曰佛氏不過西竺一神耳而以駕之上古巢燧之上將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一筆勾下又駕之天帝之上而曰佛一出世天王人王俱遜而就弟子之列以天帝為弟子以佛為師將天帝亦一筆勾下學術中之波淫邪道肆無忌憚一至於此安得不將人鬼亂道耶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

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



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

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

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旣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

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

佛書本皆梵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書聲律自其徒之稍

點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而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書也

此言佛書皆攘竊莊周列禦寇之說以佐其高擬著正賦無容辨也然識破其攘竊莊周之意思不始于宋景文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已先言之矣太宗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方梁點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夏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傅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其見卓矣汪星溪曰唐人取經進京使僧人翻譯又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玄裝譯於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是也時潤色者群集寺中某為佛某為阿難設為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故傅公之言如此

太宗深以為然曰朕所學者惟周孔之道耳蓋心知其妄不意流害無窮也陳清瀾曰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孟以文佛釋以西戎之教而亂吾中夏聖賢之學不可言也孫北海曰唐人初取金剛經至中國適房融在廣州嫌其俚淺乃改竄之送內今人奉為佛言曲為解註真是說

夢

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

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人則

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

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曰是爾

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利祿聲

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

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

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

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以上五條皆為自家格物窮理工夫欠缺所以無見識即有些見識亦低平日讀書作文以取利祿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引去被他降下反說儒佛一同禪教快捷不知自家這裏道理不必外求只要細心研究聖人之書自然見識超卓事事順理而行不為異教所惑矣

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若敬持志為之不厭者也今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而注其心於茫昧不可

知之地此成何等學問耶所以空腹高心日大只此一節大為學者心術之害又假借以亂孔孟之實若未曾看佛書未有不為所惑也惟朱子識得佛學透徹知其病根所在故看破他底裏與之淡辨也

世學不明異端遂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曉耳故不必淡與之辨

力行吾道使益光明此自家端本之論然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方能使光明者益光明也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異學不知性即理也之說而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之偏情欲之蔽安得不率意妄行耶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蓋指陸象山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

是潔淨快活稍久却漸漸淡去了何常倚靠得

頓悟惟以頓悟為主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影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能倚靠得耶蓋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故有所見終身可倚靠若靈覺光影乃見得虛空境界如石火電光而已何能倚靠得長久耶

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

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  
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  
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  
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  
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  
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  
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此辨雜學心術隱微之大病朱子未出以前蘓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蓋

朱子淡知雜學心術隱微之大病故辨之極力而後雜學息也

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  
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  
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  
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  
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  
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  
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

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此言釋氏神通妙用只是率意妄行不論是非而吾儒有格物致知工夫則必辨別其是非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故運水搬柴便是神通妙用蓋因不會識得這理一節只認知覺運動做性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若是研究得這理字透徹則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那知覺運動底是心而非性也那能視聽言動底

是心而非性也性即理也凡日用間天理流行皆在實事上說盡得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便是盡性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為以吉之便是養性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又曰佛氏差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在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邇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模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

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  
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  
不破也

此言佛說差處若看得破時竟無一星子是處如  
米炭之不相合如薰蕕之不可同器矣自然一齊  
放下惟恐人陷溺其中而極力明辨之嚴距之也  
陳清淵曰由來闢佛如傳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  
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  
至朱子而後得其髓是故闢佛至朱子而始盡使  
非朱子得其髓亦安能見  
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乎  
薛敬軒先生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  
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淡  
知老子之失矣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  
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

義禮為五皆理不明也 老氏雖翻騰道理愚弄  
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  
之闢而為秋冬之闢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闢者  
以此 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  
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為有方所之物矣其失  
可一笑而揮也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  
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  
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  
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  
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  
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  
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  
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  
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起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  
說有是理乎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  
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妄誕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已散者為禍福耶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甚矣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程子曰謂之變則堅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誕耶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耶 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氏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伎耶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中

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尚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為道乎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後言之何耶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胡敬齋先生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  
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  
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  
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  
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  
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  
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  
老氏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為性故  
言多邪遁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  
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  
靜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  
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  
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  
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  
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  
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儒者養得一身之道  
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  
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老氏雖肯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  
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  
矣 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有死以有無言之猶  
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  
以為萬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為道以無  
為宗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  
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  
尋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脫輪迴陳公甫言  
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老氏以有生於無  
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  
故佛氏恃逆顛倒甚於老氏 或問今之儒者多  
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佞妙愛虛靜貪快  
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聖賢一  
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  
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  
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  
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汚俗異端則  
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為異端矣 荀

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  
 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  
 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世之愚者莫  
 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  
 曉得有箇已身今禪家以天地為幻妄已身為幻  
 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  
 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  
 愚之甚乎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  
 一切棄而不啻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  
 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  
 衡使民不爭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  
 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  
 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莊子動輒  
 說箇自然說箇無為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  
 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  
 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  
 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簡  
 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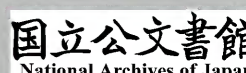
去此理而不為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  
 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畔乎道也其  
 曰天地自然無為聖人亦自然無為其說似是而  
 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  
 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送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為  
 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為也聖人  
 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為愛義以為制禮以為秩智  
 以為鑿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  
 之無為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  
 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  
 為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  
 靜以為無為也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  
 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  
 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  
 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冗  
 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  
 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

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  
 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釋氏見道只如  
 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  
 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禪伯  
 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  
 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  
 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視鼻端白以  
 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  
 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  
 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  
 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眾理應萬事不能敬以  
 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禪  
 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  
 存其心不如索性尊箇閑靜庶不為物誘見聖賢  
 有箇存心上夫遂提在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  
 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此自以為真能存心及  
 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  
 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

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其眾  
 理又滅眾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  
 病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眾理  
 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為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  
 也惟戒謹恐懼齊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寶祭則  
 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  
 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  
 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  
 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  
 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  
 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此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  
 之物相似所以如此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為心  
 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任心在這裡以為存者皆非  
 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  
 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任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  
 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至一只是  
 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

明只欲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  
一物在此需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淡察明辨也  
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  
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  
以為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  
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  
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  
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  
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  
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  
氏常看着一箇心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  
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  
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掙內白相持既熟糾  
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都不在隨其  
西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在隨其  
是道也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  
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  
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

皆是存心之法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  
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  
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  
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  
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  
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  
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  
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  
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  
心做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  
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  
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  
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  
則于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  
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  
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  
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  
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



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妙用。不用檢  
 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玄極妙。其  
 空豁快樂。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  
 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  
 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  
 酢舉措。無非天理。發現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  
 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  
 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  
 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  
 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  
 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  
 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  
 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  
 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  
 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  
 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  
 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天下

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  
 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  
 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陸子靜  
 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  
 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  
 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駕空  
 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  
 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  
 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  
 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  
 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  
 也。亦過高之言矣。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  
 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陳公  
 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  
 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陳公甫亦窺見此  
 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陳公甫亦  
 窺見此道理。本原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

見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羅整菴先生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淡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為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於淡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崇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為其戕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

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為用不出乎祈禳崇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請張偽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欲攻老子者須分為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最可怪者佛本一身詭為法身報身本身三身道家亦效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曰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總一老子也莊子書明曰老聃死亦大鬼耳乃妄加稱謂悖誕如此文公先生言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佛家竊而用之却去微佛家經教之屬譬自家寶被人盜去却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此輩自愚愚人真世之妖祟也

整菴先生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

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異端之說自古  
有之考其為害莫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  
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入之情莫不貪生而惡  
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  
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  
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之者猶鮮也其  
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聞千  
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幻妙迥非前日  
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  
害有不可勝救者矣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  
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為仁之訓大學致知格  
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  
知性之說一切皆以其說亂之故內之無以立大  
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  
俗敗不但可為長太息而已 釋氏之明心見性  
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  
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  
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

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  
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  
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  
出此三者然此二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  
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  
其可識矣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二語盡之蓋佛學  
原不知心性誤以心為性而學佛者欲借之明  
心見性有如磨磚作鏡止自欺耳

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  
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為禪學者  
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為何物為道學者或  
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  
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  
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  
禪學之非而益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  
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也故朱子曰象山為  
禪學蓋其見之審矣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



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僧逢一  
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  
庭前栢樹子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  
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之理矣後官南雍則聖賢  
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  
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  
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  
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  
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  
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  
全無技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  
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  
識孟子矣孟子耳目之官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  
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能思也思者心所思  
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嘆緊為人處不出乎  
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願以為

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  
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  
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  
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  
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  
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  
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  
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  
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  
蓋心性至為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  
心要動輒數十百言疊七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絕  
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  
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  
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  
人者為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為性  
舍靈覺即無以為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  
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禪學非其  
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

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為公為義為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為無背於聖人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為然請復質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

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為之出脫矣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章佩山嘗為余言其為學本末因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與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屨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警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離撥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淡屬意於甘泉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淡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淡明正道以闡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

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  
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  
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為  
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為處老  
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  
物公其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  
星何嘗有以道為吾為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  
地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上  
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為道也是果安  
所本耶然則所謂纒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  
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  
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答湛甘泉書云  
某以白沙為禪學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夫  
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  
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  
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濼刻之固將垂  
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濼切著  
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為天理則所謂道者  
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  
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  
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面上直下  
之正理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書是則致中乃  
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  
乃所以立本其於中庸於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  
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津涯  
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明虛無津  
原於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  
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據以權物之輕  
重乎此理始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  
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為天理者未見其為真切也  
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  
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

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常道者乎執事以為非禪  
 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 王陽明學術具  
 在傳習錄中觀其與蕭惠及陸原靜答問數章可  
 謂吾無隱乎爾錄中千言萬語無非是物而變動  
 不居故驟而讀之者或未必能知其著落也 陽  
 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  
 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  
 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禪為其  
 徒者必欲為之諱之何也 與王陽明論古本大  
 學云切詳古本大學之復蓋以人之為學但當求  
 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  
 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  
 之傳直以支離日之會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  
 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  
 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  
 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為說有辰於此  
 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  
 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

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  
 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為之訓曰物  
 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  
 為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  
 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  
 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  
 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  
 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  
 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  
 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日無乃重複推疊而無  
 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  
 物之為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  
 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  
 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  
 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  
 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  
 止而大木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  
 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

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淡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循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闕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為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為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淡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為之慮也又辨晚年定論云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爾後二

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又駁其論學曰執事答人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後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後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湛其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為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脉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

正息錄卷之十三

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脉之命雍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為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為遵道而實則相戾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高景逸先生曰顧涇陽先生教致思周元公不闢佛之故某竊以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於闢者矣又思程朱所以闢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

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為學及其弊異端並起而孟子

子不得不不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不過為修身謹行訓誥誦習之學與二氏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二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

明道先生真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至如言語文字之間並不惹着些子若他人未免有惹著處參夫曰朱子嘗言龜山近禪何如先生曰朱子立教清本澄源防微杜漸所以教人多指用處說龜山常於體上指點龜山論道不可離是在體上說朱子便在上指點龜山論道不可漸意也且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禪裏打

卷之三十三

過來獨龜山言佛蔽處最精萬曆二十年先生  
初仕爲行人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自謂讀大  
學古本而有悟極詆程朱之誤人先生上崇正學  
謂異說疏畧曰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學  
拜許存仁爲祭酒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  
熹正學者也成祖文皇帝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  
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  
固而刪其異類爲性理全書頒布天下於是真儒  
如薛瑄胡居仁諸人彬彬盛矣不意今日世則肆  
然而斥程朱爲誤人爲不誠夫程朱之學未易形  
容大要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  
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  
卽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博文  
卽惟精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大學程子所  
揭爲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朱子一生竭盡精力  
之筆後學豈容輕議况古書皆有錯簡古本安可  
盡信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孔子之學必  
由程朱如入室而必由戶世之學者誠能虛心涵

泳切已體察而力行之何必自私用智欲伸其一  
己之說爲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於學夫入  
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不能救魯之衰宋  
之亡也前壞於新法後壞於和議今不咎王安石  
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邦彥秦檜韓侂胄之  
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  
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工  
瞽豈厭其多上之人善於用中則盈廷可廢而天  
下見事功之實上之人漫無可否則邪正雜陳而  
徒滋耳目之煩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爲盛世乎世  
則又謂本朝持衡無決斷之勇庶職有模稜之風  
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  
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柰何反以咎程朱耶拆臣  
有淡憂世廟以前雖習於訓詁辭章而天下多實  
學穆廟以來脫落規矩繩墨而弊不知所終今日  
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深防二氏而後孔子之  
學明尤必聖王之精神奮而後天下之人心貞一  
教化大同人才政治之所由出非細故也五經

四書四子是天地之定局也升東嶽而知衆山之  
崑崙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滂池也况  
枯澤乎舍五經四書四子而求道猶之乎指介丘  
枯澤以爲山水也謂之無日也亦宜今之學者多  
惑於異端非異端之能惑人也彼未嘗入宗廟之  
中擊金拊石吹竹彈絲而漫聽瓦缶經鉤以爲足  
以悅耳嗚呼於今之時有能示人以聖人之正道  
其亦可謂大仁也夫先生於二泉之上會諸友  
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之旨衆爲聳聽管每言三  
教一家斥之尤力謂佛之惑人昔猶立於吾道之  
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  
真非而滅是又謂斯言不出於外裔而出於中夏  
不出於佛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以上總輯辨異端之論極明切極詳盡惟恐人  
惑於異說而不知反正也故辨之弗明弗措學  
者當遵程子之訓如淫聲美弟以遠之不爾則  
駸駸然人於其中矣愚思程子云佛氏不識陰

陽晝夜死生古今張子云釋氏妄意天性而不  
知範圍天用學者苟明乎周子太極圖說之蘊  
與則知陰陽晝夜之理原始反終之道亦必不  
爲佛說所惑矣蓋好異端者總因未曾格物窮  
理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卽程子所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是也但在程子當日只見佛老之  
害甚於楊墨猶未有陽儒陰釋之害也故只於  
迹上判決其非天下豈有無人倫滅天理而可  
謂之悟道者乎雖佛說多與吾儒相同然本領  
不是一齊差却故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  
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  
不消說也孰料斯道大明之日卽是異端附會  
之時復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於是  
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藪熾矣幸而朱子生同  
其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迨  
至有明中葉而陽儒陰釋之學復盛其害更有  
甚於老佛者蓋佛釋之惑人昔猶立於吾道之



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又幸有薛胡羅高四先生而起淡察其弊而力排之然後天下有志於學者亦真見得陽儒陰釋之學害人心亂世道不容不與之辨也雖其初只差毫釐其終奚啻千萬里之遠然而禪門統會一大宗指不過無善無惡一語卽陽儒陰釋之徒自立宗旨亦不過無善無惡一語吾儒曰繼善曰明善曰性善曰止於至善而釋氏必曰無善豈非與吾儒大相反哉統而言之吾儒只是說有釋氏只是說無吾儒只是說實釋氏只是說虛而陽儒陰釋之害更有甚於釋氏者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故不得不與之淡辨學者覽此而精察之亦可以不爲異端所惑矣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十四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楊似祖期召甫

同里 關正

楊俊祖士千甫

總論聖賢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倡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愚按首卷論道體要人

先識箇大頭腦則爲學庶乎其不差末卷論聖賢  
要人識箇大模範則爲學有所持循卓然成立真  
人品故自堯舜以至朱子集周程之大成聖賢之  
淵源支派具在焉蓋聖人卽天地也楊子云觀乎  
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誠以聖人之心如天地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  
功故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  
盛者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其次則是賢人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  
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此  
聖賢之分也熊溪川先生曰全體渾成無一毫虧  
欠大用流行無一息間斷者聖人也全體立而微  
有虧欠大用行而微有間斷者大賢也體具而多  
虧欠用著而多間斷者賢者也若衆人則無所爲  
用之發而並不知所爲體之存矣蓋聖人之身天  
地萬物之身聖人之心天地萬物之心故欲爲聖  
賢之學者必於身心上用功且天下道理只在身  
心身心之外無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何其

約也總之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存  
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  
氣象而求之  
庶無差失矣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  
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  
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此把堯舜禹湯文武做箇聖人樣子朱子曰性者  
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  
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呂氏曰無意而安  
行性之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  
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詩  
曰於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亦性之者也故曰

文王之德則似堯舜若禹之明德遠矣孔子以為無間然顧其得精一執中之傳於舜則亦學而能之之聖人也要之皆是聖人但有安勉之分耳其能盡性則一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牛巖葉氏曰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蓋夫子大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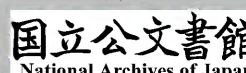
之資猶元氣周流混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盎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辨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才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至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辨論之明不得不然也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之間喟然之歎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迹彰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愷悌孟子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如此反覆形容宛然畫出大聖大賢模樣與人看學聖賢者不徒深仰止之思宜潛心體認其所以至此者反求諸已而學之也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此言曾子氣象極好只是一箇正字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力干仞底人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又極誠篤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所以能傳聖人之道程子又曰曾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蓋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得聖人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學則也然非一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不能到此地位故臨終而呼門人啟手足以示之非曠於聖人之域者能如是乎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所以載道而教萬世之人由之也何以聖人沒未百年便有傳之差者蓋因不得聖人之學脈也聖人之學惟曾子之傳得其宗故有大學之書曾子傳之子思故有中庸之作子思傳之孟子故有孟子七篇皆聖人論語心法之嫡傳所以維持六經之大道也道在天地之間未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須知人不由之故不得六經之傳也故欲得六經之傳者先要知聖人之學欲知聖人之學者必要熟讀學庸論孟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也果能如此不但遵道而行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此評論荀楊二子之優劣也荀子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人楊子名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學陋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恃聖人者也故其過多楊雄才短其學似出於老子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作太位傲周易作法言擬論語故其過少然說人之性之善惡混是不識性也不識性更說甚道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此言荀子楊子皆不識本然之性也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為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為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故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未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為聖人所造作偽為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曰性善無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曰性惡孟子曰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此告子他見孟子既說性善荀子又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是楊子不識性也更說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既不識性何以語道故楊子之言沉晦又借擬聖經不知妄作是見道不明無自得者也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此言董子之學醇正非諸儒所可及也葉平巖曰  
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醇正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  
道義功利關不透耳熊潭川曰所謂正蓋不謀利  
明道不計功即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  
此非真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  
乎故程子以  
為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為河間獻王博士每說  
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漢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  
舒褒然為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仲舒並疏策以對說得其親切二子論治皆以修  
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得聖賢之意楊

雄外示淡靜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與之術  
卒為莽大夫其規模甚窄狹也○或問伊川謂仲  
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  
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至而取毛公  
曰考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  
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  
只是氣象大槩好故取之也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  
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葉氏曰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卽祿仕之意  
也雄矢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故朱子謂楊  
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愚謂楊子所  
著之書皆是不知而作又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  
說心勞日拙真  
切骨之論矣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  
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  
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此言孔明有王佐之心以其氣象弘大操心公平  
也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然其志在復  
漢討賊義理見得極真程子所以贊其有王佐之  
心至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者蓋以王者之道如天  
之無私覆地之無私載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  
而不為孔明志於有成則行一不義而不暇顧如  
輔先主取劉璋一事聖人豈為之乎聖人寧可事  
無成不忍為此也若劉表之子劉琮迎降曹操則  
荊州之地為曹氏所并矣孔明輔先主取荊州以  
與漢室可也乃於此不忍取而於劉璋則取之此

程子所以惜  
其未盡道也

###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此言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出處正而有大臣格  
君之業也當天下雲擾之時孔明獨臥隆中必待  
昭烈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與伊尹待湯三聘而  
而後幡然之事同所謂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諸  
葛武侯有焉如此出處非有大過人之識者不能  
也至於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  
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至誠曾無  
纖毫姑息之意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  
欲舉不足以動之此程子  
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也

###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或舉此  
以問程子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

王佐其治國政刑修治而人心  
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子  
疑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  
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  
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薛敬軒曰文中子論治  
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祖  
流本未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羅整菴曰文中子  
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  
觀其稱佛為西方之聖人所以知其學術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

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薛敬軒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  
儒原道原性氣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  
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  
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  
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為相  
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  
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  
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  
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  
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補許而推  
重者也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  
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  
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贊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  
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



邊思錄卷之十四  
之才矣至於論孟子之與荀楊尤其卓然之見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此程子所以深嘉而樂與也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此言韓子因文以見道也因文見道雖未有窮理盡性之功可與濂洛諸君子並然其志大才高約六經之旨而為文卓然窺見聖人之用遂有所得故程子曰古之君子惟務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今韓子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是倒學了但其說軻之死不得其傳已是見得大意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故程子又曰不知言

所傳者何事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天理渾然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

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也諫章黃山谷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洒落如光風霽月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及觀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氣象愈可想矣然當時之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甲知之宜其生兩程先生以大明斯道之傳也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

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  
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  
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  
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  
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已內  
至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以上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  
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

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  
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未與其關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身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

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以上一節言為政之道

此善形容明道先生之德行也胡敬齋曰明道先生天資高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而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故伊川先生所擬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解會不得也今分六節虛心熟讀而精思之宛然如見明道先生矣其曰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

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非伊川先生安能形容明道先生之德行如是乎故伊川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日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此言觀物之生意與自家之生意相貫通也葉氏曰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周子所以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也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正與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同一活潑潑地也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此即西銘之意也張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胸中渾然與物同體生生之意充滿無間故隨所感遇而喜與不喜皆中節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日不知舊日會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此言同志合併一處講學之少也自有興國寺以來只是念佛談禪安得有同志講學之事且自孟子以後聖學失傳至周程張子而始續今程子與張子在此講論終日而猶作此疑語日不知舊日會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不但決其必無亦甚幸其有此一日之樂也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外書下同

此言明道先生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之氣象也然坐如泥塑人即存養未發之中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即發而中節之和謝上蔡嘗做王敬工夫故能形容明道先生一靜一動如此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此言二程先生之師範也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揆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故在其門者如坐春風中伊川師道尊嚴故侍立之久門外雪深一尺然皆二程先生盛德所形明道德性和粹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持身整肅故其道雖同而造德各

異明道似顏子伊川似  
曾子及其成功則一也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  
忿厲之容

此言明道先生有中和之氣也蓋明道天資高本  
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故  
其自然發見從容愷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  
夫寬薄夫敦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最難者三十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真是  
藹然一團大和元氣也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

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  
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  
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  
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  
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  
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此言明道先生卓然特立用功得其要領知行並進直徹本原故約之身心而應變不窮真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又辨異端似是之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養成中和之氣涵蓄崇深從容不迫故自任重而自信篤龍德正中優入聖域而無迹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晚白

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

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  
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  
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無悔故  
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此言張子為學之始末也張子少年好談兵范文  
正公勸之讀中庸又泛濫於老釋知為異端邪說  
而棄之乃反而求之六經一見二程論易即撤去  
虎皮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真可謂天下之大  
勇矣故教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關中士人所以推尊之為宗師也至其  
與門人論修辭斷事數語亦可以見其苦探力索  
之勞化為溫裕之樂矣總之橫渠氣質剛毅  
持身謹嚴故以正道感人  
而聞其風者莫不敬畏也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此言二程立志學聖人之早也二程十四五歲同  
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及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遂發憤學為聖人志學甚早故其聞道  
亦甚早明道定性書是二十二時作伊川顏子  
所好何學論是十八九時作雖其天資高又得周  
子為師然後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  
聖人則是二程自家立志之早也

問顏子所樂何事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欲耳無欲便樂

此章指出顏子所樂之事也顏子十五歲問仁孔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心廣體  
胖其樂可知故朱子曰無欲便樂人之所以有干  
愁萬恨者只為私欲多耳果能無欲焉得不樂且



人能無欲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心中純乎天理樂莫大焉

###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此言曾子從踐履道也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脩身為本其孝以守身為要每日三省其身得聞一貫之道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非篤實踐履者而能如是乎故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也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此言子思以道自重不為勢利所屈撓也蓋天下最貴重者道德若非剛毅有力量底人亦承當不

起况當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時尤要硬着脊梁方不為勢利所屈撓如子思標使者之事與答魯繆公之語真是壁立千仞俯視一切向曾把當日諸侯放在目中如此剛毅方能立得定爾

###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

人之所以不肯為善去惡者總由不知本然之性善也性善者大本大原也知得大本大原則人人可以為聖賢必能力於為善勇於去惡矣故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使文公知得仁義不消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即發憤力行以復其性也此孟子教人得大頭腦也

###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

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  
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明道鄰於生知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  
學之則恐流於空蕩不如學伊川之工夫造極可  
奪天巧也至於兩先生之言朱子曰明道說話超  
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兩先生皆自世  
師範在人  
善學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  
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

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  
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  
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  
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  
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  
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

此言明道難學而伊川猶可跂及也但德性寬大  
者亦要文理密察而氣質剛方者亦要規模廣濶  
耳學明道不如學伊川須知學伊川正是學明道  
只恐學者畏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鶩高遠則難乎  
其寡  
過也

伊川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胡敬齋曰聖賢工夫雖多端真切要如敬字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皆靠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即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二程先生拈出敬字以接千聖之傳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人聖之地故朱子謂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性即理也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此言程子性即理也一語真實精切顛撲不破發明孟子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性即天理那得有惡耶故熊溪川曰性即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然則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

此言張子用功之可畏也張子居橫渠至僻陋之地人莫能堪張子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橫渠之學全是苦心得之故朱子云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言當以橫渠為法也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

此未曾有人說到

此言張程之功在說出氣質二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

質之性子思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故朱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也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

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

游定夫楊中立謝顯道三人皆程門高弟初皆學禪自從程先生得其微言已棄其學而學焉然後來餘習尚在者朱子謂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故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此言張無垢之學陽儒而陰釋也朱子曰張無垢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名宗杲者語無垢曰左右旣得欄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清瀾曰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矣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惑惑不知其禍何時也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

真有在於是

揚龜山名時字中立羅豫章名從彥字仲素李延平名侗字愿中

此言楊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羅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之嫡傳而以靜坐爲善學者也龜山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僅羅豫章一人則可與言道者甚少也因此見潛思力行者爲難得而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更難得也然非終日危坐之久亦不能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學者當於存養卷帙中細心玩味此段工夫而潛

思篤行之也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粹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此言延平先生涵養之足法也延平少年是極豪邁人圭角稜稜後來琢磨得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無復有一些圭角可謂十分細膩矣真是一箇善涵養氣質的樣子但延平教人又非專在靜處做其意只要學者靜中存養有箇主宰而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謂此道理全在日用間熟

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則非矣所以物來順應循理精義有截然不可犯者

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畏之張栻字敬夫號南軒

此言敬夫之品行可敬也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敬夫申明其說曰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  
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故朱子稱其識見純粹踐行篤實人能如是安得不使人望而敬之乎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此言南軒之學至死猶以天理為妙也愛官爵即是人欲之私朝廷官爵莫愛他的即能蟬蛻人欲

之私矣人欲蛻盡天理流行自然有春融之妙南軒臨歿以此教人足見平日天理爛熟於胸中也

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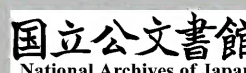
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此言伯恭之能變化氣質也凡人性褊者無容人之量稍不遂意則責人必苛而於病中更甚今伯恭有省於聖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遂如此好這便是一箇善變化氣質的樣子也

五峰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

言也胡宏字仁仲號五峰胡文定公之季子也

此言五峰之學親切而確當也學不博則無以窮天下事物之理雜則泛濫而支離矣守不約則無以收攝其身心陋則偏狹而固滯矣故五峰此語朱子以為至言愚謂格物窮理以致其知則博而



不夫之雜克已復禮以踐其實則約而不失之陋  
然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五峯之言誠至  
也言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  
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  
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  
而不自知耳

孫北海曰此是鷲湖會後之定論以子靜過人之  
質能致力問學自是任道之器乃誤以即心是道  
糟粕六經甚至曰某不識一字亦還我堂堂作箇  
人流為異端之歸此朱子所深惜非樂與之辨也

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着不得一字人只  
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  
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顛放  
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  
去

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  
朱子曰金谿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  
撞亂撞便是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安  
得不至顛倒錯亂全不似儒者氣象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  
又非意見乎

除意見三字大誤天下學者朱子痛加誚責謂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去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壤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耳

問象山說克已不但克去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  
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  
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為若

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誌公  
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  
然豈有此理

此辨象山說克已之非也他云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朱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愚謂陸子靜說克已不但克去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即平日以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之說也錯謬極矣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  
些苦方可望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朱子門人也

此言黃勉齋可以在任斯道之託也勉齋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故



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又云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後來勉齋得朱子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皆自耐煩喫苦中所得也

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蔡元定字季通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朱子門人也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此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也季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過且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凡所著書皆與參訂啟蒙一書則屬起藁故曰造化微妙之理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卒朱子誄之曰精詣之識云云以惜其不可復得而見也

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

聞周舜弼遊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

此皆朱子門人也朱子不輕許可人今稱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稱程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

稱吳伯豐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稱  
輔漢卿閉門自守不為聲利所動同門之士鮮見  
其比諸君後來果然成就得大不負朱子之所期  
許惟周舜弼遊屏山則恐其志荒甚矣為學之貴  
專一寧靜不可為  
外物之搖奪也

孟子後荀楊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孟子歿後聖人之學失傳荀况楊雄俱不識性無  
所得者也故云淺不濟事上通雖好大本領處不  
會理會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唐三百  
年識正學者惟一韓愈但董之學純粹韓子雖好  
仍不全不能直  
接孟子之傳也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

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  
乎先王之政矣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  
公不及

孔明有王佐之才有儒者氣象故言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氣象大非陸宣公所能及然讀宣公奏  
議論天下事亦甚詳悉有經濟之才但其氣象不  
及武侯之大如武侯治蜀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  
不繕理恐宣公為政  
亦不及武侯之密也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  
然皆實大綱是

退之說性只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

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故朱子贊他見識高大綱是有些本領非歐陽公之可比也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

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

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

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以上皆未名臣朱子論之極確當然求其表裏初終一致全體大用完全方算真人品亦甚難得也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

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畧見

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

無一字無下落處

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用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

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以上五條乃未子自言其著述之苦心雖曰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其實朱子所著四書集註詩傳易本義等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大有補於萬世但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學者當依朱子熟讀精思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亦不負朱子一生著述之苦心也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

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以上五贊畫出周程張朱五先生模樣以示人而其深心大力各有一箇體段移易不得使人讀之無不仰慕而興起者  
學者其潛心體認焉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

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所謂操履乃聖賢之操履即做人的樣子也學者讀小學書則趨向正而根基定矣所謂門庭乃聖賢之門庭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規模也學者讀近思錄則得其門而入可以升堂而入室矣

劉夢吉曰卽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朱子合卽周程而爲一身集諸儒之大成故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然必如朱子之擴開心胸

洞徹萬理而後能至此域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朱子生

周之東遷宋之南渡天道之一變也當東遷而天若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矣當南渡而天若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矣蓋自孔子至朱子凡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其間世事如浮雲變幻萬狀得朱子善學孔子而文運一開聖學大明於世卽謂朱子爲宋之孔子可也

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又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

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

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此言朱子得道統之正傳而事業之大無有加於此者韓文公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薛文清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朱子一生釋羣經以明聖道辨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是天生斯人以大斯道之傳即所以為萬世也

李果齋曰先生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口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

墜覺來齋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孔子之經得朱子而正孔子之道得朱子而明斯道之明也如日之在中天萬方之所共睹故朱子之功不在一時而在萬世即與天壤同不朽也讀朱子之書者其可不盡心乎  
薛敬軒先生曰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始以此歟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夫子之心萬世如見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品置

如楊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也  
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為何人矣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孔子微罪去魯  
之心非孟子莫能知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  
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  
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  
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  
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  
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  
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  
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  
洙泗之正傳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  
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  
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倫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闢  
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漢四百年識

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自孟子  
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  
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論性以  
喜怒哀懼愛惡欲許為獨於性情為有見而不差  
三品之說即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  
質而言也是雖不曾明指出一氣字而意已在其  
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為精粹宋道  
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  
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由然後  
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  
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  
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  
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  
惟以二程子繼孟子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  
子各自為書三程則表章學庸語孟述孔子教人  
之法使皆由此而進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  
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與然朱  
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

子於易則王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  
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  
又集小學之書以為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  
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  
齋專以小學四書為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詞務  
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使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  
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  
之下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魯齋出處合乎  
聖人之道 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  
補於治道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  
不興起 元人詩曰不宗朱子元非學美哉言乎  
歐陽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生之道以道之一語立  
意 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先生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為綜理然後  
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  
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

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  
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  
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  
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  
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  
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  
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觀堯典見得聖人  
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關四門明  
四月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  
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  
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  
目明矣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  
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  
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公不得時如  
顏孟程朱其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  
流只是一箇善夫也 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  
者無私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



文思錄卷之十一  
極張橫渠十五年做茶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  
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  
自然終是些病痛 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  
耳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即體用也蓋人之一心  
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備用也會子平  
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  
精察無不詳盡則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  
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即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  
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為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程子序易曰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孟子集義養氣故其  
才則大發越 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莫  
邁朱子氣豪放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孟子程子不會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  
子至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 自孟子後千四百  
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凡明有天  
資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彷彿至程子方見得盡自  
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程子天

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天資  
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周子不由師傳默  
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  
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程子本原義理固受於  
周子然下學階次精微周折而全體聖人多所自  
得者故義理血脉因在於周子而承襲孔孟以繼  
堯舜文武之緒直以程子當之 程子在至一無  
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程子有篤  
恭而天下平氣象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  
粗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  
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  
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  
方好讀明道行狀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  
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  
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為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為之在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

苟哉此范公有胸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  
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許魯齋天資純正所  
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  
英銳惜乎力行未能終其學程朱發明道理如  
此明切開示為學工夫如此真切令人又做差了  
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  
羅整菴先生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  
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  
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  
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  
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為  
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  
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  
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

是乎大備矣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  
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  
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為  
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  
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  
蓋必反身而誠斯為聖門一貫之學爾 朱子年  
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  
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太悟禪  
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  
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與其友羅  
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  
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  
之處白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  
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  
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  
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與南軒在後論辨書尺不  
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  
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

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求志  
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  
狙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  
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可傷 程叔子易傳  
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則曰日量精力未  
衰尚現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而猶隔  
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  
未慊者非謙辭也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  
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  
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  
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啟之可謂有功  
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  
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  
夫一生倦倦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  
矣 劉靜修之譏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  
正雖進退無相未為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  
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讀書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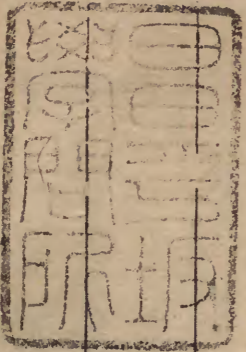
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  
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  
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倭前賢難矣  
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  
已大抵能至忠信以為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  
君之忠當素定於為學之日 蔡介夫中庸蒙引  
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  
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邵國賢簡端錄近始  
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  
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  
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  
也夫 邵二泉先生言願為真士夫不應為假道  
學此言尤可敬也  
高景逸先生作朱子贊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  
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  
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  
而無弊孔子集 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周程張朱是為天地幹蠱

之入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間最苦心  
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於世中事無一不理會過  
秦伯廟碑記曰夫文明者非文詞藻繡之工已  
也記堯者曰文明記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  
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  
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文明可思也  
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  
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  
不耻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  
之野乎昔延陵季子之聘於上國也所至輒蓋  
得其一時之名賢故於晉則叔向於鄭則子產於  
齊則平仲於衛則史魚伯玉皆觀面孚心結終世  
之歡何其神也管寧高士也未透士之曾子  
武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  
鬪都如無事一般胸中長安靜故思慮細密而神  
化不測許魯齋有用夏變裔之才與子見南子  
意思同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  
金華四先生為安穩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

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  
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  
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  
悟者乃為迷者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歲時與羣  
兒遊端坐盡八卦看孝經便書八字曰人不如此  
便不成人是何氣象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  
之宗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  
人言語畧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  
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先生在毘陵  
謁錢啟新先生先生謂孔門學脈凡事只求天知  
欺其語確又往姑蘓謁王少湖先生先生謂士君  
子處不足善其身達不足善天下焉能為有無須  
是立得大節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方有  
可說此語惕然深省  
以上總論聖賢乃道統學脈之所關係非尚論  
古今人物而已也愚思孔子德配天地道統古  
今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集列聖之  
大成而為萬世宗師者也故觀此卷者當以孔

子為王程子謂孔子如太和元氣無所不包神  
化無迹而變通莫測可謂至聖矣自生民以來  
未有之一人也若顏會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五  
先生皆躬行心得無一毫夾雜無一息間斷道  
無不全德無不備直接孔子真傳乃孔門之大  
宗子也至於董江都韓昌黎與程朱門人以及  
薛胡羅高諸先生皆能羽翼經傳闡明絕學辨  
百家之支離闢二氏之謬妄則又孔門之大功  
臣也願學孔子者立必為聖人之志由薛胡羅  
高以上遡周程張朱由周程張朱以上遡顏會  
思孟再由顏會思孟以上遡孔子則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此中  
階級無窮境界無窮滋味無窮學者果發一大  
憤如孔子之忘食忘憂忘老不厭不倦做去則  
超比入聖莫之能禦也第患學者不肯立必為  
聖人之志懈意一生半塗而廢耳其他如卷中  
所引荀况楊雄王通孔明諸賢或學術雜而不  
純或品詣淺而不備然其器識規模非常人之

所可及皆可節取之以輔吾仁亦尚友千古者  
之所當辨晰也故并論之俾學者知所嚮往焉



寬政庚申

